我不参与某些大合唱。Lord of the Flies中Simon揭示真相、不争夺权势，但第一个死。人工智能到底能猎取多少野猪肉？赚淘金者的钱，绝大部分淘金者会血本无归。

超越复活节岛陷阱的太空时代，生命和智力演化会大大加快。未来大学教育关键是：基于科学逻辑的通识教育应该在刚入学，也就是在学生drop out前，就开始。应该解释智力科学、生命科学、物理科学的不同参照系，不能停留在广义相对论的参照系理论上。

万事开头难，要整理出思路不容易。很多人因此放弃思考，求助于人工智能。但人工智能可靠吗，真比吸毒还有效？医生因此诊断力退化，更可怕！

黄仁勋先生还指望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、万亿人形机器人市场和人工智能医生？Nvidia已跟OpenAI深度捆绑。如果OpenAI语言模型无法理解自然语言语义和科学理论，Nvidia市值就有严重泡沫。泡沫一旦破灭，这一千亿美元投资都可能成为致命伤。

Nvidia现市值四万多亿，但真实价值到底多少？ASML三千多亿，台积电一万多亿。但ASML比台积电重要，台积电比Nvidia重要。据说ASML产品依赖美国关键技术，即为ASML提供关键技术的美国供应商没赚大钱，恐无力开发未来技术。美国政府实际上帮助Nvidia这种不重要公司赚走大钱。一旦中国、印度技术可与ASML竞争，美国就大势已去。

不过即使美国完全掌握先进光刻机技术并和其他地区拉开距离，计算力过剩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。SpaceX的技术欧盟和台湾没有。但那些生意现在不大。 Starlink可发战争财，你想要战争还是和平？战争一旦在购买力强的地方蔓延，股市指数还能维持？

人工智能无法理解自然语言语义和科学理论，也就无法理解生理和疾病。人类医生依赖人工智能，自身诊断能力退化，后果可怕。很多其它行业也有类似情况。

面对庞杂训练大数据，计算机无法有效区分真假、对错，也无法化解别人留下的语言陷阱和情绪陷阱，自己还会漏洞百出地胡编乱造。这些跟word-emb edded vector space等等技术和其它构造性数学无法正确表达自然语言语义有关。即使有些具体错误被纠正，结构上root cause无法纠正，更多、更严重问题会产生。更好处理器和训练方法也无法解决。

几十年前就能在计算机里模拟核试验，也有实用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(EDA)。数字孪生和工业自动化一直在成长，但增速和取代人力幅度低于预期。人工智能出路在于更有效的人机耦合，研究人类智力的结构和机制需要新的科学逻辑和智力科学。

说计算机神经网络是物理学在误人子弟。大学研究和教育怎么办？下列重要问题需要研究：

1. 通用人工智能AGI是否可能？研究切入点：荷尔蒙、思维模式切换和演变、如何克服熵趋势。荷尔蒙会引发fight-or-flight等浅层快捷反应模式、影响理性和价值观；而克服熵趋势是思维模式演变和提升智力的关键。

2. 人形机器人和其它人工智能技术的智力上限在哪里，需要什么样的人机耦合结构和接口？

3. 计算机语言模型会制造什么样的诡辩和误导、导致什么样的智力退化？

我把Google Search上AI overview一些测试结果放在《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陷阱》附录一。这些最简单的测试就能说明计算机语言模型不懂自然语言语义，当然也不懂科学理论。这些跟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等等高阶抽象逻辑问题有关。我把计算机围棋、语言模型、人形机器人当作人工智能技术的初级、中级、高级实验工具，但不看好其商业应用。

围棋有明确边界，而一般人类智力并非如此。Critique则需要超越、探索边界并形成更好抽象。所以计算机围棋只能做低级实验工具。而人形机器人可以进一步验证生命智力和机器智力的区别、思维模式的切换和演变以及智力的进化和退化。

这里我使用了critique这个词，而不是critical thinking，也不是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使用的reflective thinking。因为c ritique一词更严谨，可以跟边界、临界点、奇点等等概念构成有效的逻辑体系。Wikipedia上有“The goal of critical think ing is to form a judgmen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, skeptical, and unbias ed analyses and evaluation.”这在逻辑上会有问题。

我早就提出统计方法对人工智能测试无效。那些测试结果说明：现在学术界、产业界采用的人工智能测试方法完全错误。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逻辑主义、直觉主义、形式主义三大数学学派的本质区别和各自缺陷以及如何修正和改进。

未对现有脑/神经和智力研究作系统、审慎评估，轻率使用炒作语言把计算机神经网络当物理学是明显的智力退化。用逻辑研究逻辑、用测量研究测量会造成比哥德尔语句更重要、更广适的问题，斯坦福大学“以人为本”人工智能研究院和吴蔡神经研究所知道吗，怎么教学生？